寒冷意味着寒冷正在过去

王征宇

天已寒。只要不下雨,晚饭后,我一如既往会到公园散散步。很喜欢李娟说的一句话:寒冷的日子总是意味着寒冷的"正在过去"。属于寒冷的份额当我们经历时就已在逝去,这句话应该还有精神层面的含义:你承受的每一份寒冷,都会增强你的御寒能力。瑞士基律纳的朋友夏尔对我说,今天零下9摄氏度真的很热。没错,她用了热这个字。生活在年平均气温零下2摄氏度左右的地方,她早就把自己历练成了抗冻勇士。

想起小时候过冬,保暖的衣物无非就是妈妈做的棉衣、棉鞋。再冷,也不肯乖乖就范在家。擀面杖一般粗的冰凌小心地敲下来,手里挥着和妹妹对仗;踩着冻得发白的机耕路,肩一条凳去漏风的大会堂看电影……寒冷,如夏日捧的一个西瓜,能随便切开来畅快地咬。冷,到底是体感还是精神畏惧所致?

夜晚的公园像装了消声器,冷清、安静。我没有查过"冷静"一词的由来,但觉得这两个字的构成应该有着某种因果联系。冷下来才安静,安静后才利于思考。它应该与"热昏头"是对照。

插在衣兜里的手团成拳,压舱石一样,一左一右压住羽绒服蓬起的前襟,脸埋进软糯的围巾里。听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《英雄》,德国指挥家克伦佩勒的录音。降噪耳机滤掉了风声、脚步声,公园真像肃静的音乐厅啊,大家凝神静气,等待英雄登场。这个英雄是普罗米修斯,还是贝多芬或克伦佩勒?被乐迷称作"不死鸟"的德国指挥家克伦佩勒,九死一生这个汉语成语,在他身上作了狠狠的诠释。一次排练不慎跌倒,头部严重受伤留下后遗症;脑瘤手术导致身体局部偏瘫和语言障碍;遭遇飞机失事,右腿严重骨折,到1955年已经无法站立,直至1973年离世前再没离开过轮椅;之后又惨遭火灾,全身被严重灼伤……风雪载途的日子,多么容易将人拉进无望的深渊。克伦佩勒如反季节登峰的勇士,写书、作曲、指挥……一生挑战命运的桎梏。他于1955年录制的单声道版《英雄》,冷峻透彻的掌控,宛如丸月当空,星光垂降。这不平凡的光芒照着,令人有保持昂扬向上的力量。

也想起,当初在柏林爱乐,有储君一样地位的罗马尼亚指挥家切利比达克。因个性强势,超多次排练的严谨作风,在富特文格勒卸任首席后,切利眼睁睁看着自己碗里的饭被指挥明星卡拉扬截胡。被迫离开柏林爱乐后,切利的事业进入凛冬。如今看来,他沦落在二三流乐团客串指挥的日子,就如"下基层"锻炼,实践中积累经验。67岁高龄,切利找到归属的慕尼黑爱乐,迎来厚积薄发的春天。任慕尼黑爱乐总监的十七年,切利带领乐队走出传统曲目的圈子,不遗余力地推广布鲁克纳的交响乐,由此开启全世界的布鲁克纳热。在他的调教下,慕尼黑爱乐交出与柏林爱乐不相上下的好成绩。1992年八十岁的切利受德国政府邀请回到阔别四十年的柏林爱乐,人称这是切利的"凯旋"。八十岁的切利笑容慈祥,眼睛闪闪发光,长长的银发从太阳穴上飘动,他坐着指挥布鲁克纳第七交响乐《英雄》,手里的指挥棒宛如权杖,轻轻一点,云卷云舒的块状织体无际地吞吐……正如英雄载誉而归,接受万民致敬。切利永远被铭记为"凯旋者"。

这个世界敢于喊出"我要改变世界"的人,固然有让人敬佩的勇气;但真正有所作为的人信奉的还是那句箴言——改变世界就从改变自己开始。

回到家,热乎乎的。一个个散步的冬夜,仿佛花苞苞一瓣瓣舒展,瓣瓣明媚动人。赶在春天之前,温暖了我。

澡锅情暖

周钰栋

友人从皖南旅游回来,兴奋得像发现新大陆似的跟我说:"在参观皖南农耕文化展示馆时,得知皖南人原来是在一只大铁锅里洗澡的……你在皖南插队多年,你也在大铁锅里洗过澡吧?是怎样洗的?"一连串的问题一下子打开了我的记忆闸门。

其实,这澡锅在改革开放前的皖南农村至少已盛行了百十来年(具体有多少年没考证过)。澡锅的形状如单眼灶头,用砖砌起,形状四方,高约三尺许,筑于偏房下屋的屋角。灶口上面砌起一堵砖墙,使澡锅隐于三面墙构成的凹宕内。墙上还留有一个四五寸见方的小孔,用来放置油灯(通电后就改用电灯)。澡锅向外供进出的一面用布帘(也有用麻袋片的)遮挡。澡锅口径为三尺左右的生铁锅,相当厚实,锅上备有一块木板,或半圆,或长条,供洗浴者坐着擦身。澡锅边沿里角还留有一个直通墙外菜园的小圆孔,舀出的脏水通过此孔流到菜园里肥地。洗澡时,一人或两人在锅内洗,另一人在灶门口烧火。洗澡的过程中,如觉得澡水烫了,就向外吼一声"烫了!"烧火人就立马一边将灶膛里的柴火压一下,一边从灶边的水缸里舀一瓢冷水添加进锅里降温;喊一声"凉了!"烧火人就会往灶膛里添上一把柴将火拨大些。

我插队的那个小山村有十来户人家,只有一家男劳力多的人家有澡锅。他家四个儿子,都是队里妥妥的壮劳力,无论是犁地、筑坝还是上山打柴都是一把好手。他家在柴屋里安了一口澡锅,一入秋便可隔三差五地洗上一把热水澡。每回要烧澡锅,他家都会在村里吆喝一声,让众乡邻顺个便也来洗把澡。到时候,队上可就热闹了。按照祖上定下的规矩,先是男人们洗,大家各自拿着毛巾和换洗衣物挤挤挨挨地来到柴屋里候着,轮着下锅。接着是女人们,她们爱干净,一进屋就边将男人们一个劲地往臭里骂,一边将脏澡水用瓢往那出水孔里舀去一大半后再加进干净的清水,加热后让带孩子的先洗。最后是老人洗,说是后生们洗过的澡水"阳气"足,老人们泡在这样的水里能延年益寿。而我作为知青,特受乡亲们的厚待,他们总说我是大上海来的读书人,爱干净,所以每回洗澡都是让我先洗,用上海话来说,就是洗"头汤浴"。

村里的这台澡锅还是运筹生产队里生产计划的"帷幄",是四乡八邻亲情往来的纽带。过了大年就会迎来春耕大忙,队干部和村里的长者会聚集在澡锅边,先洗把热水澡暖暖身子捋捋头绪,然后围坐在柴屋中间的火塘边展开讨论,形成决议布置到全生产队。逢年过节,这澡锅就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,谁家有远方的亲戚来串门,他家就会早早跟主人家打好招呼定下日子,待亲戚一到就点火烧锅热情招待,欢笑声和着柴火噼噼啪啪的爆裂声,将节日的气氛调制得浓浓的。

我最后一次在澡锅里洗澡,是在接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准备出发去报到的前一天。那天傍晚,队里的乡亲特意为我烧了澡锅,说是大城市里没有澡锅,现在让我热乎乎地洗上一把,也好留个念想;还说是让我将这股热乎劲随身带着去读书,准能考个头名状元。那天,我把整个身子都浸入澡水里,幸福地享受着乡亲、乡情的温暖,同时也将自己对山村、对乡亲们的爱恋深深留在了心里。

前一阵从山村里传来消息,说是县里要将澡锅文化作为非遗向省里提出申请。我想,这是件好事。留住澡锅文化,使"情"有寄处,让"怀"有可放地,乡愁有可慰处,那份温暖依然会不断地流淌在心田,滋润着你我,滋润着这一方水土。

"智慧"的不仅仅是技术

石路

前不久去看老母亲,她今年八十有六,一个人居住在镇上小区,老父亲前几年因病已离开我们。老母亲给我们说了一件事,她也搞不清楚是咋回事。她说,前两天,一位自称社区工作人员的来家,在进口门的上方安装了一样东西,不大,手可以拿。我说是什么?母亲说不知道是啥。接着,母亲笑呵呵地说,待那人走后,我就上前把它扒下来了,没多久,那个工作人员便又来了,一见面就对母亲说,你怎么可以把它扒下来呢?那人重新把小东西固定上去,临走还说,阿姨,千万不要再扒了。母亲点点头,但心里仍觉有点不对劲。

我听得云山雾罩。后来,去社区了解一下,才弄明白原委。原来,这个镇老龄化程度较高,镇上为了推进养老事业发展,开展"智慧养老"项目。安在门上的东西叫"门磁",属于传感器之类,后台设在居委会,并联通镇上"一网统管"大平台。"门磁系统"的主要功能就是可以实时了解家里的开关门情况。现在,独居高龄老人较多,若一旦自身健康出现啥问题,尤其卧床不起的老人连打电话都困难,这个系统就能及时发现某户人家始终出现闭门的异常状况,发出"求救信号"。后台工作人员获悉后,就会及时派人上门查看。若发现意外,也能马上处理。我母亲把东西扒下来后,后台就显示"无信号",才有了工作人员二次上门。

我在为这个举措点赞之余,不免还有一些想法。科技进步了,智慧养老是一件大好事,不仅对老人本身而言,作为子女也可以颇为受益。然而,再"智慧",也得让人弄明白,尤其是在实施前,"知会"被服务对象。不做足事先工作,必然带来事中与事后的麻烦。像我老母亲的那一幕,大概也不会是孤例吧?何况,事前的"知会",是对服务对象知情权的尊重。"智慧生活"不只是要运用技术,更是要用好、服务细。随着"智慧生活"的越来越普及、深入,配套的方方面面是需要跟进的。

说说『宁波三臭』

柴明华

近日读到"夜光杯"刊文谈及"臭冬瓜",作为一个宁波老人,我也想来讲讲我所知道的"臭冬瓜"。

其实"臭冬瓜"只是宁波著名的"三臭"之一。很多海外归来的甬籍侨胞也很喜欢吃这些所谓的"三臭"(当时香港船王包玉刚回宁波探亲时就特意点了"宁波三臭"这道菜),为的是回味回味阿娘、外婆当年烧菜的味道。

"三臭",我想作为宁波人还是称它为"臭味三宝"比较合适,因为这三样在当时真的是农家餐桌上的传家宝。它们是:臭冬瓜、臭芋艿蓊和臭苋菜梗。

臭冬瓜是"三宝"之首。其做法分为生腌和熟腌两种:带皮的冬瓜切成手掌大小的一块一块,在瓜肉四周均匀地撒上一些盐,然后瓜肉相对,两两对放,整整齐齐地在容器里腌制两三天后放进预先备有"臭卤"的瓦甏或陶缸里,扎紧上口,让冬瓜在臭卤的作用下慢慢发酵。熟腌的三四天后就可以取出来食用;生腌的则必须等待一个多月才能吃。熟腌的腌制周期短,很快就可以上桌,但保质时间也短,日子一长就剩下一层皮,瓜肉则化成了卤水;生腌的不但保存期长,而且上盆时外形挺括,色泽透亮,浇上麻油,真的是色香味俱佳。

臭冬瓜如今在我们宁波的市场上还能买到,有瓶装的和散装的,餐饮店也时有销售。而臭芋艿蓊和臭苋菜梗就很难见到了,特别是臭苋菜梗,恐怕是难觅踪影咯。

苋菜梗可不是如今市场上经常能买到的红苋菜或绿苋菜,这些苋菜我们过去叫它"打脑苋",就是打掉一次幼芽、嫩叶后,又长出新的幼芽、嫩叶,而且越长越多,可以不断地"打脑"。"苋菜梗"只长主干,不怎么长叶,秆子将要开花、还未开花之时就得割回来,摘除叶子,清洗干净,切成一寸左右的小段,放进大镬子里煮熟,等彻底冷却以后倒进灌满臭卤的瓦缸里,盖上盖子,让它自然发酵就可以了。如果不想在短期内食用,也可以不经烧煮(生腌)。

芋艿蓊就是芋艿的地上茎秆,做法和苋菜梗一样。

腌制三臭的关键是臭卤。过去农家基本上家家都有臭卤,"陈年隔故"一直沿用,只要将用过的臭卤用纱布过滤一下去除杂质又可重复使用,为了让霉菌不断繁衍要定时往里边加一些豆腐、黄豆汤之类以促进发酵。究竟最初它是怎么制成的?我也不清楚,望高人指教。

"鲜落克"

黄崇义

元旦是日,隔壁花鸟市场匆匆买了一盆花。花名问了后,送到老娘处。老娘问起是什么花,忘记了。隐约中,好像与"鲜得来"有些谐音关联,但具体叫什么,实在想不起。

忽半夜做个梦,记起好像是叫"鲜落克",鲜花谢落的克星之意?也说不准。寒冬季节了,在一片肃杀里,她独不顾,不理,怒放出那么多的娇嫩,鲜美,春天里可见的颜色,血红血红的,岂不是鲜花谢落的克星吗?

冬天里,能见到这样的颜色,于我,是走进隔壁花鸟市场乍一看的不二选择;送到老妈处,掌灯时分,她已躺在床上了,待我洗完澡,卫生间出来,她说她没忍住,已爬起来细细看过,说这盆花好,下面枝叶下还有许多花蕾。

确是的。老板说她的花期很长,能开到明年的五月份。

老娘的欣喜可见一斑:寒冬里的一个起身,94岁的人了,穿衣穿裤,要费去许多周折。

临到第二天,将花与此小文发到朋友圈上。贻笑大方了,一友指正,那花名叫——"仙客来"。

七夕会

乌镇长街宴记

张逸

乌镇长街宴由来已久,以前每逢过年,亲朋好友都要在一起,品酒聚餐,联络感情,交流信息,分享喜气。现在长街宴已成为乌镇的旅游特色项目。这次去乌镇西栅旅游,适逢周末,亲身体验了长街宴的欢乐场景和氛围。

华灯初上,餐桌沿河一字摆开,长街宴开席,人们依次入座,个个喜气满面,衣着光鲜,主持人在广播里时而妙语连珠,时而播放悦耳乐曲,渲染着欢乐的氛围,宴席上欢声盈盈,餐桌上菜式林林总总,节庆气氛浓郁热烈。

岸上灯火璀璨,河面清波荡漾,点点彩灯在墨绿色的碧波里闪烁,人们的倒影也已融进绿波里,水面酷似一块打翻了染缸的布匹,又好像一幅印象派的浓彩油画,令人陶醉和遐想,如此美景怎能不拍照留念?是为记。

摄影

泡沫塑料往事

周大鸣

如今,泡沫塑料产品的广泛使用,已经达到了要限制的地步。然而最早,它却是高科技的代表。

泡沫塑料由西德于1951年发明,之后的十多年里,只有西德、美国、英国等少数发达国家能生产,用现在的话形容,是高精尖产品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,上海工业系统掀起了新产品开发热潮。1963年,上级把开发泡沫塑料的任务交给了上海塑料制品七厂,并进口了几吨西德原料以供试验。生产泡沫塑料设备的图纸没有,生产工艺资料也没有。厂里的干部、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凭已有的生产其他塑料制品的经验,试起来再说,反正塑料共性相同。土法上马,革新已有的打浆机作为泡沫塑料预发泡设备。在这个土设备中用最粗笨的方法试验原料的预发泡:投入原料,倒入某一温度的热水以不同时段浸泡搅拌,再用高于或低于此温度的热水以不同时段浸泡搅拌,以求找到合适温度和时段。

他们借用外厂的蒸缸,作为泡沫塑料模具最初的加热设备,一次一次摸索预发泡后的原料熔化凝结成型的最佳温度和时段。每次试验的失败都让大家心情沉重,闷声不响地看着废弃的原料,既为自己不得要领而难过,也为进口原料日渐稀少而发愁,更为浪费了国家用宝贵外汇购买的贵重原料而自责。当时换算的结果,一粒原料价值七粒米。经过三年困难时期,人们都知道米的金贵,怎会不痛心比米还贵的原料的废弃。

屡战屡败,就是经验教训的原始积累。屡败屡战,都是向前跨越的步数积攒。终于,差不多两年时间的数百次试验,通往金光灿烂伟业的沉重大门被轰然砸开。根据《上塑七厂厂志》记载,一九六四年十一月,热水瓶塞,中国首个泡沫塑料产品,披着一身霞光,玲珑跃动于中国大地;没几天,半米见方五十毫米厚度的泡沫塑料板材也庄重地华丽现身;次月二十五日,经鉴定,它们的质量接近西德同类产品。

这一小一大两个产品的产出,标志着上海首创了中国的泡沫塑料产品,也标志着从这一年开始,中国成为能够生产泡沫塑料产品的国家。之后,上塑七厂一鼓作气,相继开发出了电器用、仪器用、食品用、建筑用、航空用、军用等一系列泡沫塑料产品,甚至自己生产原料。回首往昔,多少进步,就是靠这样的自力更生奋斗出来的啊!